

集部

閑居叢稿卷十二

元　蒲道源　撰

樂府

酹江月　次李壽卿侍西軒先生九日賞菊

暮秋天氣似堪悲還有一般堪悅憔悴黄花風露底香韻自能招客手當紅牙觴飛急羽且為酬佳節龍山依舊不知誰是豪傑　我愛隱士風流就開三徑欲往無能得萬事會須論一醉非我非人非物座上狂歌尊前

起舞待向醒時說傲霜枝在莫教空老寒色

又次梅隱丈壽旦感懷

南箕月直想青天萬里光芒生夕誰料英靈如此賦辛勞生平胸臆世事悠悠麼緣袞袞仰看晴空碧利名餘子面騂羞汗長瀝　幸自吾愛吾廬南山招隱灑掃躬厮役但願身强餘慶在流與子孫逢吉暢飲怡情浩歌乘興風月共呼集從今數去那朝非是生日

水調歌頭癸未中秋雨悶中示德衡弟

天公何見戲凡事毎相乖應知今夜秋半故故放雲霾
不遣姮娥窺户空使騷人賞客樽俎預安排無復弄清
影秖自黯愁懷　下簾櫳收綺席罷金釵誰能為我叩
廣寒玉殿令開待得良辰美景却遇凄風苦雨好事實
難諧高卧清無夢簷溜滴空堦

又次權待制韻

燕城過長夏鄉思若為禁故園松竹瀟洒久矣負幽尋
賴有仙壇詩伯同寓玉堂清署相顧意殊深餘暇儘談

笑煩暑自消沉　繞長廊臨静砌稱閑心颼颼樹杪風至流水入衣襟尚愧無窮汗簡也須諸公奮筆投跡是非林何日了官事倒珮脱冠簪

滿庭芳　南營探梅至梅隱丈故居

長憶當年讀書𦜕下歳寒留看孤芳廵簷索笑重到更彷徨梅隱先生何在清江外新構茅堂人應道攀枝嗅蘂那得救飢腸　多情餘習氣芒鞋竹杖未忍相忘但年年依舊踈影幽香好是春風近也猶記得吟繞昏黄

開樽飲參横斗轉同醉卧花傍

木蘭花慢壽王國賓總管

數當今人物問誰似玉堂仙但蘇子才名居中未幾補外何偏天公意深有在要周流海内作師傳萬古斯文正脉一生前聖遺編　胸襟理勝自超然雖老未華顛念厚禄崇資真成大耐何計榮遷心期歲豐民樂更公庭無訟酒如川唤取梅花為壽看他老檜千年

又壽劉邢公

八旬今又八說尚齒更誰尊況賜號司徒疏封大國榮及生存白麻制詞新寵算一家四世被皇恩七十兒為內相斑衣笑捧金樽　近聞迎駕到金門親奉玉音溫問父子行年康寧壽考定省晨昏鑾坡正須耆舊道平時致仕不宜論這種靈椿丹桂天公偏養深根

西江月　九日南城郊行

堤柳風前影瘦池荷雨後香殘高秋風色已闌珊落日孤烟微暗　平野大家徐步此身贏得長閑路逢俗子

笑相看道我為歡冷淡

清平樂　李子文惠秋瓜

一罌甘露來自東陵圃五色金盤摩詰句到口聊消沉痼　剖開碧玉稜層嚼時牙頰生氷可惜這般風味不當六月炎蒸

又　壽趙總管

相門華冑勳業誰居右且向人間涵養就帠軸青氊依舊　郿延遺愛尤思梁州新政方宜處處邦民香火祝

君千歲為期

又　壽李平章

闕年宮教龍躍隨天造定策兩朝儒者後勳業更誰能到　玉堂暫得餘閑歸来燕坐知還待滿令公書考却回絲竹東山

點絳唇　次杜仲正經歷懷古韻

少日崢嶸已看紫氣衝牛斗詩才神授我輩宜緘口蓮幕風流得見芝眉秀空搔首野梅官柳先落君家手

又 重次前韻三闋

西蜀明侯鈎連閣道蒼崖斗漢皇天授故國嶓江口

往事浮雲依舊梁山秀時延首淡烟疎柳欲畫無奇手

又

一賦阿房水之江漢星之斗精微心授不待形容口

贈我新詞字字皆奇秀宜稱首肯教韓柳獨擅文章手

又

深味遺編無心祿仕求升斗學慙師授朱墨聊餬口

自笑踈頑詎敢儕英秀寧低首五株門柳閑袖春風手

又　賦野荼蘼

玉蕋瓏璁繞蘺盈樹知誰種碧雲堆重化作飛瓊洞勾挽春衫裊裊珠瓔弄風微動行人飛鞚更著清香送

又　趙嘉議大尹壽席

政感豐年天公不禁與元酒金卮如斗滿獻君侯壽福禄川增来處由寛厚從今後平登朝右官與人長久

臨江仙　次仲正經歷韵三闋

世路滔滔方得意從渠掉臂昂頭崢嶸笑殺楚纍因功名雖自許妻妾見應羞　吏隱羨君懷雅志胸中自有蒿丘且須夏葛與冬裘隨時無不可未用賦歸休

又

健筆興来揮樂府無愁可到眉頭可憐郊島兩詩因枯腸徒自惱骍汗只供羞　我欲與君追李白神遊共訪丹丘千金不惜翠雲裘呼兒多换酒一醉萬緣休

又

俗務相仍何日了紛紛百緒千頭空教縈繞似遭囚情知鷗與鷺亦解替人羞　春曉拂衣隨父老扶攜尋壑經丘本無肥馬衣輕裘閑身元自在不問幾宜休

又　次解東庵學士詠梅韻

聞說東庵梅最好何須遠訪西湖金衣相映玉肌膚幽香俱可愛顏色不妨殊　花主惜春仍好事作詩清似林逋氷綃雪萼正敷腴只愁無客至那怕酒頻沽

朝中措　張允濟子滿晬

熊羆佳兆應神籤何必夢中占看取龍顱犀角不愁長守奩鹽 今朝滿晬諸般排比筆墨先拈休道添丁無用能教乃祖掀髯

鷓鴣天 和客中重九

冷落寒芳一逕幽無詩無酒若為酬一生幾得花前醉兩鬢難禁客裏秋 思往事淚盈眸共嗟日月去如流短歌謾寄鄉鄰友寫入新牋字字愁

又 壽楊同知

好景良辰近上元天公為問產英賢政聲洋溢春風外德澤流行漢水邊　官一品壽千年應知仁者得兼全鳳凰池上恩波暖指日丹墀步武聯

又 壽耶律總管

霡霂春膏兆有年街頭粟賤不論錢時機似見天心順物理端由刺史賢　人富貴壽綿延滿城桃李動芳妍邦民香火才收罷黄閣聲名次第傳

太常引 送趙叅政西城別筵

相君今日已登程暫車馬駐西城尊酒若爲情且喚取雙歌送行　遠山顰蹙秋波凝竚清淚也盈盈便有遏雲聲怎留得前頭旆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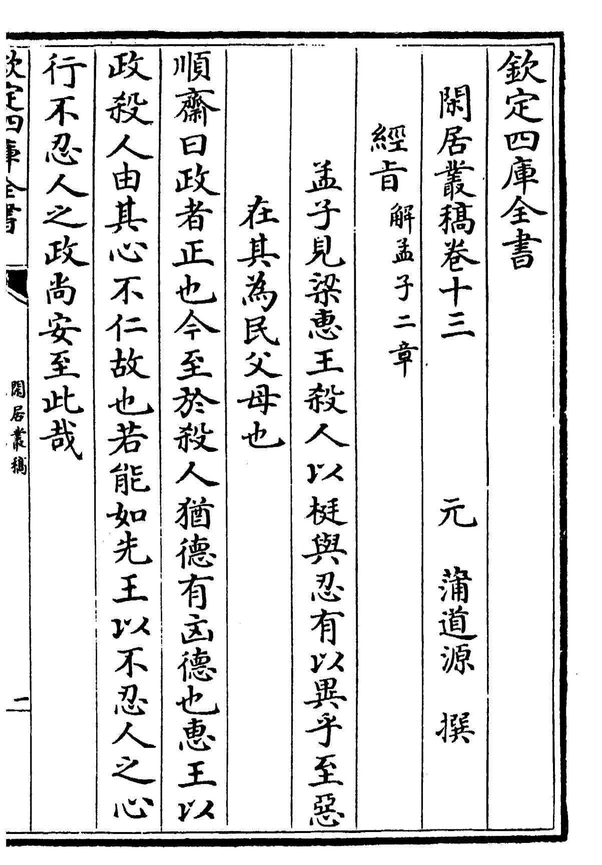
人月圓　趙君錫再得雄

君家陰德多多種重得讀書郎掌中驚看隆顱犀角黛抹朱粧　最堪歡處靈椿未老丹桂先芳他年須記于門高大車馬煌煌

感皇恩　次子驤節使示趙内翰韻

家世本吾儒六韜能曉從事和林十年了一麾纔把尤
被揶揄嗔早漢城官滿處人傳道　郊次攀留馬前持
抱闕　殷勤盡癃老謂君到處不見月烏驚繞天公終
料理桑榆好

閑居叢稿卷十二



閑居叢稿卷十三

元　蒲道源　撰

經旨　解孟子二章

孟子見梁惠王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至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順齋曰政者正也今至於殺人猶德有凶德也惠王以政殺人由其心不仁故也若能如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尚安至此哉

魯平公將出至焉能使予不遇哉

順齋曰樂正子之進善魯君不能用臧倉之蔽善魯君遂從之由其心不明故也在聖賢則樂天之誠夫何憂哉

經疑

十六問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至答顏淵問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乗殷之輅樂則韶舞然則聖人之意

豈獨從周也哉試詳考之

孟子對齊宣王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自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而後詳舉齊桓葵丘之事何如

孟子言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然則患有所不辟舍生而取義者亦得為正命乎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此門人記子路之所長也至其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則聖人於此又抑之何耶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是言為政者不當用殺也而孟子則曰王者之民殺之而不怨又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是或不免用殺也聖賢之言必各有攸當其微意願聞焉

論語載堯之咨舜舜之命禹皆曰允執其中而不聞有權字之説孟子則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與語所載之意同耶異耶

孔子稱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又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可見聖人誨人不倦之意至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挾長挾有勲挾故皆所不答也則於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少不同焉何如

孔子言侗而不愿吾不知之矣則愿猶有取焉至於言鄉原德之賊也何惡之甚耶是二者亦必有說矣

孟子稱子貢言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者也則生知之聖可知矣然至於聖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而夫

子自謂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是未七十之前亦不勉而中歟

大學所謂娼疾之人至不仁之人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葢疾之之甚也而聖人則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何如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夫鄉人好之則善人矣聖人何曰未可至於舜天下之士悅之又非止鄉人好之也是二者果有辨乎

孔子大聖也自謂竊比老彭孟子亞聖也於顏子則曰姑舍是於伯夷伊尹則曰不同道夫老彭之與顏子伯夷伊尹其高下有不待辨而可知矣則孔子之所竊比者孟子有不屑比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仁者其言也訒則是不貴於言也至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不學詩無以言則猶有取于言也學者何適而可

子思子謂自誠明謂之性聖人之事也自明誠謂之教

賢人之事也夫聖莫聖於孔子每自言其好學言之最詳者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以至七十從心不踰矩蓋自明而誠之事則誠而明者果孰能當之

孟子羞比管晏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至為滕文公謀則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前則責夫己後則付諸天如何

孟子不取書武成血流標杵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至於詩之雲漢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則曰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志自今觀之書與詩亦甚言耳孟子何固於書而通於詩耶

策問

國學策問

問昔舜命契為司徒俾敷五教命夔為典樂俾教冑子養其德性使合於中又教之以詩言志書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帝世之學育材用人之張本也三代以來庠序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而周大司徒以

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三歲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而賓興之至秦絶學在所不論漢興設學校以求儒雅武帝親策賢良彬彬可觀東京之學最盛置五經師大臣子弟莫不授經唐初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學生滿三千六百餘員能通經者聽得貢舉至其中葉聲律之學始盛而鄉貢之士多由此興宋因之而不革伊洛諸公雖有復古之議而不果行洪惟我朝置國子監立師儒以教貴戚卿大夫闕以洒掃應對治經為本歲貢其

有闕而不限其額今生徒增至數百員糊名以考其業歲許貢六人焉不為多矣然猶未能厭服時望而免其議其故何也聖上斷自宸衷首復儒科命卿大夫舉其有行義者以充試廢聲律之學一以明經古人射策為式可謂復古之制也而幅員之廣三歲以百人為額而赴於春官者取百人焉而恒不滿其數其卓絶奇偉之才尚有羨於漢唐宋也豈教養之法未至歟或有司應故事而不能舉行歟或法之所拘山林碩學之士不

可出歟抑人才之果難得歟何如是之乏也今欲得才之盛且遠邁漢唐而追三代以副宵旰渴賢之思輔文明之治亦必有道矣諸生學古而期於用者必有考於此願聞其說

問前世之君無不欲措世安寧傳國長久賢才進而吏稱其職國用饒而下不告病家有蓄積俗興禮讓姦究銷頌聲作然數千百載以来僅一二數豈為之而不得其術歟或事勢之牽制而不可為歟抑氣數之使然歟

何治闕之恒少也願治之主果何施設而可以臻此諸生際聖明之時學以待用願講明其說

問古之學士大夫專守一經以為家法由漢以來置五經博士如夏侯之於書毛萇之於詩大小戴之於禮公穀之於春秋梁丘賀之於易各取其專且精者以垂世立教至於今宗之今之學者恥一經之不遍及究其歸趣則茫然莫擬闕時又有以注釋經義媒仕進者視其書皆掇拾先儒已成之書初無自得之實而徒耗蠹紙

剳庬亂經訓益使人厭之今欲令學者各守一經則不免於陋欲兼通諸經則汗漫而不精欲拒注釋之煩雜則恐或廢其善欲容而受之則徒滋奔競之偽而反惑誤學者諸生必能思而處之矯其弊而適其中乃吾黨從事於斯者之所願聞焉

問古之有天下者不過文武二端而已武以定之文以綏之然兵者毒民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及天下已定欲遂弛之則恐安而忘危禍生所忽文者為治之具

聖人之所甚重也葢典章法度黼黻潤色不可闕焉及其久也則有浮靡之獘欲其武事修而不至於黷文事舉而不涉於虛何以臻此又三代以降稱善治者漢有孝文當是時也黎民醇厚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府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何修何為而致然耶二三子習時務之要宜詳言之毋忽

問古之治天下者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然後能長保其治葢治道非一端而其要必以食為先使民茍有飢寒

失其恒心為善則難為惡則易考之於書雍州之境厥田上上周之王畿控制天下秦之建國併吞諸侯其富庶饒足不待言而可知有國以来亦為繁會粤自近歲一值荒旱其極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道殣相望至於相食幸天悔禍賜以豐熟民忘向日之飢為治者若以昔年為監當為長久之慮歟抑歸之於天數歟若為長久之慮其措畫亦必有道矣夫禮樂者化民之具也前日之相殘豈禮樂或闕未能化其良心歟或禮樂雖興

亦不足化歟學者當素講明之以待他日之用其悉心以對

鄉試三問

問古之治天下者必以禮樂刑政為務然禮樂本也刑政末也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繇秦漢至於今其為治不過刑政禮樂之廢久矣非惟不能行縱有欲行者則舉世笑以為迂濶矣然則禮樂果

不可行耶果不可復耶夫風俗者國之元氣也廉恥者又風俗之本也今廉恥之道不立是以貴者不以貪冒為辱賤者競錐刀之利恬然不以為怪反以為當然僭越由是而生禍患由是而作夫欲矯而正之何道可致耶又生民之道以食為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今國家輯勸農之書責部使者及守令勸課矣而民儲蓄不古若一有水旱發廪以濟然所及有

限而所謂義倉者又名存而實亡是以窮民不免流離為居位者之憂救之之方其術安在諸生以賓興欲登仕進之途矣其預講明之俾有司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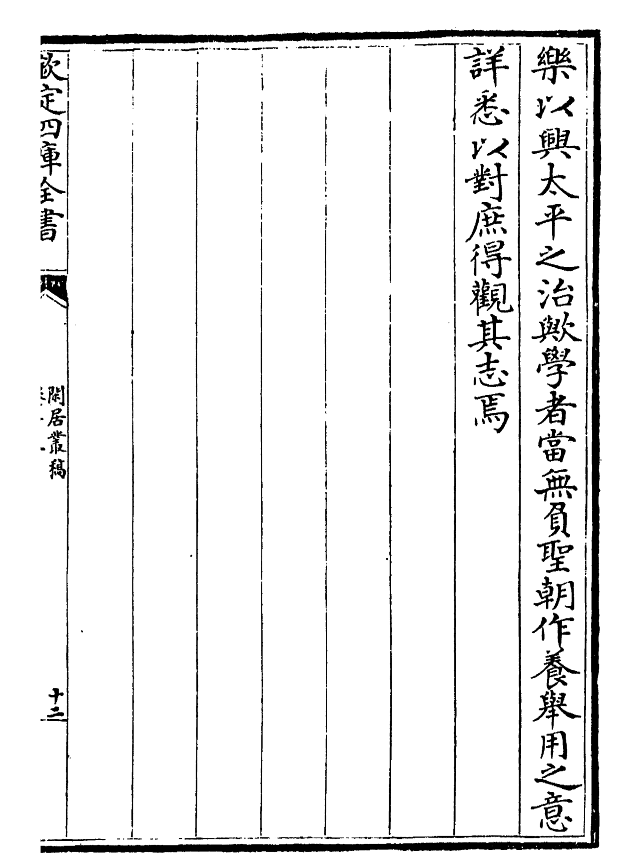
問古之學者不徒記誦詞章誇多鬬靡而已將以期於用也如聖人之門仲由冉求公西赤荅言志之問皆為邦之事聖人亦皆許之今之學者果如是乎若有志於是又當以何為體以何為用人之學也必先明道術之正而變異端之惑孟子稱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

尊之為百世師又以聖人許之而復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是之於前而非之於後則是夷惠後之人果不可學歟楊朱墨翟孟子之所闢以為異端者夫楊氏為我似近於伯夷之清墨氏兼愛似近於柳下惠之和孟子何為遽以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而拒絶之其辭曾不少恕學者欲不陷於楊墨其所以精察明辨者又當何如夫欲知人之賢否必先聽其所言自昔唐虞取人莫不繇是道也書曰敷納以言至西

漢發策則有科舉之漸後之糊名取士其法寖密以古今揆之古立法疎得人為多今立法密得人為少言之者則皆談仁與義矣聽之者亦取其說之合經矣用之者自夫州縣以達朝廷矣何其未見卓然名世如古之人者二三子學以致知格物為先其必有考於是數者有司願聞焉

問國家設進士之科於今七舉矣廷對入官者不啻五百人而多其政事文學卓然見稱於時者僅不及半將

遴選之不精而僥倖歟抑既得之後自湔棄其舊學猶敝屣歟或為利慾所牽而不能守其素歟莫可得而究也今欲使人人奮勵精白其心益黽勉其學居館閣者其文章足以黼黻皇猷登臺省者其政事足以貞固幹事化民善俗居守令者其廉足以律身而撫字無愧於古之良吏將何道以致之夫前代以詞賦設科得人猶有可稱者矧今日以其浮華纖巧廢之而專尚經學宜有敦厚朴實任重致遠之材今乃如是況敢望制禮作


樂以興太平之治歟學者當無負聖朝作養舉用之意詳悉以對庶得覩其志焉

閑居叢稿卷十三

閑居叢稿卷十四

元 蒲道源 撰

傳

西軒王先生傳

西軒王先生名得輿字載之䕶澤高平人金時應童科兵後居興元占籍甫壯盡去餘習植志慕程朱之學言必中理行必踐實門不妄出人不苟交容貌儼然望而可畏治家教人必先於禮周旋揖讓雍容可觀至於書

籍筆硯巾屨几杖取用頓置無少紊亂嘗曰有物有則家人及門弟子俛焉遵守無或敢違人或甚而譏訕之先生不為沮而少貶愈篤自信既久翕然師尊之朱氏小學四書先時教人者未之及惟先生之教必本於此然後及六經於是教者學者必以為法與元文學兵火廢久先生力請於官復之力雖官至於規模經畫皆胸中豫定者及成京學不在論而他郡莫能甲所友皆天下士自許魯齋而下咸候問相及達官貴人求謁未嘗

趨走承奉必矩步徐行弟子儐相既見主賓肅和言簡而意決退皆嘆服作燕息所曰怡然左山商孟卿寄詩以程顥楊震許之青崖魏太初作記以為程朱語録中人讀者不以為過衣冠儉潔嚴整終日無惰容提舉興元學校朝制行授文學掾以目疾辭晚年從容禮法和氣藹然不肅而成居興元僅五十年家法如一日二子无疾无妄无疾與元文學掾无妄僉江東道肅政廉訪司皆孝居者侍側以無憂遠者寄禄以充養讀書享福

至七秩有五而卒氣未絶猶口誦太極圖語其平昔操存可知也二子尋卒一孫惟昌亦仕為州佐一曽孫曰理亦同進士第為州倅家稍廢替於前然至今言家法者咸推重王氏云

贊曰猗歟西軒可以正君善俗而無其位可以師表一世而無其職然雍容於仁宅之中憂辱不及於身非先生之不遇也而斯人之不遇也

梅隱何先生傳

梅隱何先生諱坤章字朝瑞蜀之臨邛人嘗聞諸邛諸鄉先生云其父字伯原不仕然信義為鄉里所服自少言動不茍如老人里人目曰假老人先生幼頴悟年十六七即以詞賦有聲又能治毛氏詩及游學與會試屢中儕輩莫能抗其鋒二十餘隨天兵北至興元時有使貴詔收儒之在俘者先生私集南冠之列當出者誓曰吾黨皆士族此行如濟則已不濟寧赴江而死安能為囚虜耶既前才思敏捷所應立成辭旨精妙讀者嘆服

且以筆力之餘助其思遲者衆皆頼之土豪爭以禮請
為授居止俾教子弟宅邊有大梅樹枝柯特異因自號
梅隱以定居焉性頗嗜酒不飲即眊矂至三四酌後目
光瞭然議論蠭發少不如意箕踞切齒土豪屏氣葢其
平日見其有過則至誠責之復為掩覆救護之此所以
服而不敢校也帥府王郎中辟為儒學正先生作文非
惟敏贍且不欲襲人後詩類唐人其警策處與杜牧之
相上下性尤勤五更即起焚香瀹茗讀書與諸生講誦

畢出應人事諸公皆喜其至率為置酒抵暮歸無虛日其為人剛毅而本於慈祥豪縱而不踰禮法怒駡而不為惡語篤於故舊敬老恤孤天性然也至於論事明白務盡道理解紛釋難聞者唯唯使得從政不言可知晚年復營卜築於漾南或命僮佩壺登高遐想悠然獨酌人莫窺其涯際春風和氣天理粹然農夫樵父語亦無間人愈敬慕向日之豪邁消融殆盡所著詩文有集未及刊行娶王氏女有賢行不厭清苦先生所知至具饌

設不以貧輟某從先生學憐其可教以女妻之以某年卒年六十一日屬纊不亂于一人居仁克承其家嗚呼斯人也尚可得哉傳其事雖萬不究一蓋亦道源區區之心也

贊曰使先生命偶而得立於朝則有汲長孺面折廷諍之風使見用於禁林則有立馬草九制之材使得任為侯牧則有抑强扶弱之政令但止於為世道之通儒也惜哉

教授陳先生傳

教授陳先生名吉甫字德卿蜀之梓潼人在宋時以治尚書取鄉薦為人外質而内文終日危坐無一語每作文瞋目少頃筆翰如飛凡一篇出人無不嘆服參政李德輝辟為興元文學掾時侯府表牋應酬祭禱文字皆委教官曁諸生講説會試擬作先生沛然有餘朝使至盛稱興元所上表廟堂稱善於是先生名益振紀綱學事二十餘年凛然人莫敢犯有宿儒恃當途力旦望不

旅進拜謁文廟先生責以大義遂屈服得施於政其兆可見平生布衣大帛為帶然雅潔不垢汙年六十一而卒一息尚存之前念念於斯文未嘗少廢教授生徒百餘人道源以北角居後今老矣歎後生不復見前輩典刑而先生又無子恐遂湮沒畧舉其槩為之傳云

贊曰質行文學無愧古人一文學椽又終厥身是以有興嗟於之用有抑鬱而莫伸時歟命歟

記

清輝堂記

清輝堂者張氏別墅之燕處而大叅左山商公之所書也維張氏之先世居長安之鄠邑自其顯考府君為典領陝西河渡官始得邑人尋氏之故地相其隆然而高者為堂而居四望開斥終南太白圭峰紫閣屏峙於其陽澇水趨渭珥抱於其左夾岸修竹古木綿亘掩映心樂之即棄官閑居為佚老之計課僮僕耕穫供與其鄉人宴飲費或對山把酒臨河觀魚倘佯游息年八十四

終語所謂仁智壽樂之說於是驗矣初左山公開府治陝時間往還終南鄠杜館於茲堂愛其山水明秀為字堂曰清輝書以授張氏子今為興元總判張侯平甫也大德庚子夏六月平甫解組東歸屬余文以記之余以為鄠杜之間古人所謂陸海膏腴之壤也夫供耳目之娯者不兼於養生取衣食之資者或乏於清賞今張氏之先人以其餘力修治此室禾黍桑麻之富足以供養生山川林藪之奇足以寄清賞以遺肯堂之子俾之出

而仕入而居不求於人自足於己可謂能善後矣余雖未獲登侯之堂想其烟收雨霽風日澄鮮嵐混翠於碧虛水縈白於青田雲霞繡錯草木油然不離燕處坐臻勝槩則清輝之名必不我欺矣抑又有説焉夫石韞玉而山輝水藏珠而川媚此山川之精粹不可掩者也和順積諸中英華發於外此充實之光輝不可掩者也左山之餘意安知其不出是乎侯歸矣天其或者俾余獲濟登張氏之堂當為侯數日留遍訪古人之遺跡以慨

乎千載之下南望靈臺靈沼以企仰文王之至德睠晉侯爲秦俘所舍之地而弔其羇旅無聊之魂北顧陳平之田而思漢氏之分祚出奇之臣也渼陂南塘緬懷少陵游歷題詠之所猶髣髴其當時也然後極山川風物之美紬繹隱括濡毫伸紙而賦所謂清輝堂者其必有日矣

最樂堂記

天下之樂有二理與欲而已理無不善其爲樂也安欲

流於惡其為樂也殆由是言之所謂最樂者非天理不足以當之夫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求之在我善無不具茍能動静語默樂循乎理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窮而獨善飯疏飲水樂在其中陋巷簞瓢不改其樂達而兼善致其君於堯舜比其身於稷契使澤施於人名垂於後則其樂豈不安哉若乃徇人欲之私耳耽鄭衛之淫哇目悦燕趙之姝美游田以騁其志貨利以充其欲戕生敗德靡所不至樂不旋踵禍已及之豈不殆哉是知最

樂云者其必有以辨之矣總判忠顯也先帖木兒早歲入仕巳如老成事母孝謹奉己儉約莊重寡慾不忘語笑其發於言有濟人利物之意公退焚香兀坐讀佛書以養心性自以為樂雖所悟在彼然究其用心亦善矣今太子賓客山木王公時總尹與元為同僚嘉君之志欲導之正取漢東平王蒼為善最樂之語扁其堂曰最樂君求僕文以為記謝不敏弗獲因謂之曰夫徇欲之樂君既以氷消於懷矣為善之樂又非止崇塔廟飯緇

黄以求福田利益也蓋亦不越乎天叙之五典天性之五常而已宜講明以求其歸踐履以求其實孳孳為之日有不足使其天理流行見諸日用及其久也怡然自得非爵禄而有至榮不芻豢而有至味凡天下之樂孰有加於此哉則山木名堂之意庶不外是矣傳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君其勉旃遂書為記云

惟一齋記

蒲君家漢中之城固齋居之室字以惟一取書德惟一動罔不吉之語亟書屬記辭意懇至且宗姓也不容却因以所聞告之曰惟玆德者天之所賦吾之所得五常之性是也然必於人倫日用之間精察篤行終始惟一使不悖於厥初之正理則此中正和平仰不愧天凡所作為無往而不吉苟私意少萌間斷而二三之甚則拂逆天理尚何望吉哉雖然惟一之見於書凡兩出皆君臣授受訓戒之辭自其心德而言上下皆通主於自修

而已故無所嫌令以下文觀其處一之意雖少異究其實未嘗不一致帝典所謂惟一則指心言欲精察夫道心人心之間使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葢惟精者即大學之致知中庸之擇善惟一者即大學之誠意中庸之固執者也而咸有一德之惟一葢以德言欲其有恩而不變專守而不雜此所以為少異也若以中庸所謂至誠無息為物不貳而言則兩惟一之極致未嘗不同葢誠然後能一一則必由於誠未有不誠一而克有其德

亦未有德不誠一而能動者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此言誠能動天者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此言文王之誠有以合乎天者也大哉誠乎非全天德者其孰能之而程子以為其要只在慎獨蓋不能慎獨則間斷而不一矣是皆聖賢精微切要之訓古人所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正謂是也吾子平日讀書有感於斯取而扁諸齋室顧禔而服膺矣尚何以余言為然其請也勤終不可不有以副吾

子之意故吾願以中庸之誠及慎獨之說以進於左右庶塞輔仁之責焉君名尚德廣安郡侯之孫少尹之子世德之美其来尚矣今新任彭州判官云

悠然堂記

梅隱先生卜居漢中之南鄭古漾之濱築堂與南山直凡燕居讀書欠伸之餘其攢峯疊巘爭奇獻秀若踊躍而赴者因字堂曰悠然太子賓客王文貞公實書之蓋取陶集悠然見南山之語竊嘗謂天壤間物之最鉅者

莫如山舉目而易見也而古今獨許詩人勝士專其美者其必有説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器衆人之所知道則非妙於理趣者不能識也今夫山岩壑之幽邃蹊麓之險夷樵丁野老日陟其間莫知所以樂至於觀其莊重之態則有静壽之理焉視其大小之差則有尊卑之位焉其或雄峙怒挐峭刻舒肆雲烟之點綴草木之葱蒨千態萬狀可喜可愕其目前之畫本胸次之詩材也宜先生愛之而不厭則堂之命

為悠然者殆以此耶雖然此特其粗者爾愚嘗見先生讀書窮理不屑仕進其學根本於六經浸淫於百氏容清而臞氣完而舒或振履而歌或舉觴而娛不見有毫髮勉强不自得之意不幾於曾點氏之識道體悠然直與上下同流之氣象歟則其獨得之妙又豈可以見南山之意而淺覷之哉先生嘗命作記未及而先生卒今史館無事始克為之惜其義則無從而質也先生姓何氏名坤章字朝瑞自號梅隱早歲收功場屋行業為鄉

里所推重云

萱春堂記

奉元喬松年伯堅為興元文學掾一日訪余作而曰某不肖自惟母氏以勤儉相先人起家年六衮又六矣先人棄窺孤撫育教誨以及於今粗克有立寸草春暉何以報稱欲承顔膝下以盡菽水之歡復諭以養志俾得游宦四方從諸公之後於是以萱春名所居之堂庶表愚心欲母氏之忘憂也願有以記之余謂萱之見於經

者其義在詩伯兮之卒章詩萱作諼詁訓為忘蓋當時婦人閔其夫久役於外詩而思之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言諼草食之能忘人憂背北堂也主婦所居後世遂喻母為萱抑亦斷章取義云爾余觀喬君為子之意則善矣將託一草之微以為母氏忘憂之名乎抑以為忘憂之實乎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言為人子者當以親心為己心則凡所以保守其身及使其身不陷於非義者不容不謹矣孟子亦曰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

親矣蓋子之誠孝真有以孚其親之心不期於悅亦悅矣苟為不然雖温凊定省之勤牲牢脩瀡之具親之憂亦不能忘矣顧予於喬君交淺未能究其行己之大方然嘗聞其掌學事也學廩歲積為錢旣贏或疑其貸借有私焉部使者究之則一錙無預然後釋然稱其公且廉於以知其不陷於非義以貽親憂也苟能率是以持其身歸登斯堂奉觴壽母將見怡愉樂佚壽善康寧和氣春風藹然充於庭宇溢於里閭使國人稱願然曰幸

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請以今日萱春記為張本云

好古軒記

昔周之成王作書吉其有官君子以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於時人材之盛輔成刑措之治歷世長久嬴秦惡諸生是古非今一切禁絶之亡不旋踵洪惟國朝偃武右文稽古為治遠侔二帝三王之盛而幅員之廣過之中外之臣多彬彬可觀薛侯君英雖精國語登仕版然溫雅好儒人皆以君子目之所居軒以好古名

賛詠盈軸西臺御史初春楊君為作扁字且求余言俾
題於左余謂孔子以生知之聖尚自謂好古敏求及信
而好古他人則當如何哉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葢前聖之言布在方册凡吾之所以致知格物
誠意正心施設措置之方性命幽微之理如萬物之生
海涵地負莫不備具惟人所好隨取隨得顧所好何如
爾俟果能從事於斯以古人自期尚不負今日作成顯
技之意其所到詎易量哉若夫法書奇畫鼎彝銘器供

歡娱之美者而曰好古此耳則非余之所敢知也倘以余言為未然俟見書軒吾友初春翁叩之以為何如

覽勝樓記

居之有樓所以豁心於高明宣情之鬱滯者也矧楊氏之樓又以覽勝而得名焉楊蓋闗西族以貿遷遂家江左之鉛山其字繼先者讀書治生兩不廢業孝以事親敬以接友在儕輩中綽有令聞懼其尊人有鄉里之思築樓於所居次為節宣眺望之樂雖在人境而絶囂塵

居闤闠而免湫隘寄身於萬瓦鱗集之顛放目於羣峰鬐聳之外雨暘之晦明雲烟之絢媚捲簾隱几勝槩呈露時扶掖其親以登斯樓或䩹酒觴客倚闌賦詩歡意油然百慮氷釋豈非翫心宣情之助乎雖然予有諗於繼先者夫樓之勝子既得而覽矣亦嘗内外而有得於己耶惟人稟二氣五行之秀本心昭徹衆理畢具體驗而篤行之發為孝弟忠信以之觀物則日月之所以運行山川之所以流峙草木之所以榮悴鳶魚之所以飛

躍莫不目擊道存神會心得葢有諸内而觀乎外闕是又不可不察也繼先矍然曰闕徒知以覽勝名吾樓今而後闕義顧終有以教之是為記

三皇廟學記

皇元開壽域於天下設置醫學俾人無夭札之患以三皇為醫所祖制下所在立廟春秋以三九陽月享祀日亦如之公帑出錢守土者行禮如式始興元獨無廟至元壬辰前醫學教授董紹昌以己貲得隙地於城内西

南郰請立廟於憲簽暢師文公責守土者創殿三楹四阿不侈不陋像設三位後之繼者復增大門兩廡皆朴素未暇丹艧逮今甫歷三紀餘而敝壞殊甚至順改元承務郎古渭燕侯字繼卿之興元推官任先是朔望路官各於祀釐所在行香侯適分於此既至拜謁畢顧瞻嘆曰夫清濁既奠之後三皇氏建立人極以惠萬世醫特餘事茲國家俾郡國通祀廟號開天崇重可謂至矣而廟貌摧毁滅裂如此坐視弗葺其責匪輕紹庭居本

路之末僚又朔望肄此寧不怵惕於中時醫闕教官遂引其所謂提領馮獻鍾震共議力無所出以疏干諸好事及隸醫籍者助不以多寡不足則己出夙夜孜孜甚於營私而馮與鍾二子亦協力奔走佐之視棟桷之腐者易之瓴甓之缺者補之殿門不稱改為櫺疏之制而丹漆之琉璃其觚稜藻繢其栱棁甃石崇陛登降有儀運壤美庭序立不倚殿及兩廡以達大門覆蓋圬墁縝密堅固不復有風雨之虞且命工繪歷代十名醫像朝

拱於殿以備從祀截然粲然觀者聳異或曰皇墳之世
祖尚質樸不必事華美侯曰不然簠簋豆籩古制當存
而不可易盍不觀二氏之宇與都邑吾夫子之宮堦極
其飾以示崇敬獨何慊乎此哉聞者不能難又直大門
外置地一區周迴二百舉武創立講堂七楹榜曰明本
蓋取醫者治疾當明標本之義謁香畢率醫之長與其
子弟升堂講究難素凡醫氏書嗚呼可謂不負聖朝好
生之德矣竊惟侯之所職蓋專以推讞刑獄為務今乃

如此則下無寃民從可知矣向役之半輿元路總管通議公方下車美侯之績慨然割俸金以助之而闔府僚屬亦翕然同贊厥功遂集既落成醫學教授楊浩澤暨馮鍾二提領来請曰計侯之功不下於創始者欲具堅珉以紀其實侯不許曰此路長及同僚與諸君之宣力也今若從其言則是廟是學後之人何以考始末之自敢請文以刻之某亦善侯之用心於是為文記云

鳳州新修三皇廟記

天地肇判鴻荒朴畧不可紀述逮至庖犧氏神農氏黃帝氏繼作始有三皇之號書曰三墳夫子定書斷自唐虞三墳不傳於世而易繫述三聖人開天立極畫卦制器人文漸生通變神化以濟斯民與天地同功合德今醫家者流所祖蓋持以他傳所載嘗藥火食內經養生之說特三聖之緒餘耳我皇元以為報本崇敬莫大於此當視社稷文廟凡郡國守土官以時致祭以陽主生數數盛於三極於九祭之月日皆用三九廟曰開天以

醫流主之鳳之為州隸興元路民庶鮮少地非夷曠然
為入蜀之咽喉文廟社壇前政既遵令式而三皇每歲
獨設主僑祭於州廨甚非所以揭虔稱聖朝昭報之美
意今州之貳忠翊梁侯好禮竊念州官之正長雖闕其
責豈不在予於是卜地於州之東址以錢償於民伐木
陶瓦命工蚤夜躬督經畫所費不斂於下又出己公田
之粟以食役者而作之不日而廟成為正屋三楹三聖
像設塑繪巍然且為大門繚以周垣扃鐍惟謹而州之

判官苗將仕實賛成之厥功告畢以某嘗執太史氏筆遣州吏楊安詣與元介陰陽教授劉從政求文以紀歲月辭既不獲因慨然歎曰夫世之仕者非汲汲於營私則事催科苟免譴訶終更則去則已足矣又安肯出己資與力任其責哉貳侯能如是則必知三聖功德及於萬世推是心也其於愛民而生遂之宜如何是宜可書又豈特紀歲月云爾耶

洋州三皇廟記

皇元升平日久講求文物稱秩元祀於是設置醫學之官謂醫之祖出於三皇生民之命實所依賴俾天下郡國立廟享祀號曰開天其牲幣禮文一視儒官祭先聖先師例以歷代名醫從祀且以春秋重三重九之日取陽數也守土之臣率醫官及其生徒行事洋為州醫設學正其醫正蘇文廣始中於州閫興道舊治為廟權與草創及何應中之在職也與其醫生等協力增葺像設供具漸次完備又以基址庭除廹隘班序周旋有所弗

稱出己資五百二十五緡得鄰廟地三畝有奇而廣之又創樓曰拱聖度藏頒賜聖濟揔録等書大門講堂庖舍惠民局計十餘楹至於祭服由中及外凡所須物莫不備舉費皆竭己所有初不吝惜手植松栢雜樹百餘株必生成而後已若應申者可謂稱職而知報本矣来請文以記曰非敢以言功也願有以識歲月某拱而言曰夫自天地始闢而後有人太古不可紀自三皇建立人極畫卦造書契耒耜棟宇衣服禮秩通變神化莫不

粲然利益萬世故其神靈在天為四方之禋祀其緒餘則為醫家者流聖朝闕祀於醫特以俾天下郡國通祀以示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又盡其報爾今應申能體上之意嚮心之而不忘力之而不倦費之而不辭其成緒皆可書也因為言三皇功德之梗槩與今日報祀之之意俾歸刻諸石其廟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云

南安贍學田記

皇元龍興朔方列聖相繼駕馭豪傑削平海內於時西土有若汪氏寔為虎臣忠孝夙著隱若長城可付大事於是寄以爪牙腹心之任俾便宜開府總率其屬以征弗庭子孫承業穹爵旋加其所以寵綏者至渥也武功既立文事亦修昔先子禮部君遊南安與其士夫游歸謂某曰南安廟學一新文士咸集甲於他郡皆汪閫之力道源未冠猶識其言距今一周甲矣厥後朝制遷徙不得專一儒先凋謝後學失菁莪之育漸不逮前今銀

青榮禄大夫大司徒汪公克世其家臺省荐更久居於外新荷寵錫歸榮故里竊謂古者司徒之職自唐虞三代皆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職任非輕今公位是其於學校當篤意宜矣況公平日讀書與寒士角非他將種之比而德不孤立善以類聚後至元丙子夏御史朝列李公憲僉奉訓宋公遷以讞獄至亦既覩止道合志協蓋宣明教化興舉學校亦其職也邇又欽承聖天子劭農興學詔旨是宜敢緩於是發摘豪民所隱者學田為

畒者百水磑一區歸我公闕司徒公又益
以田為闕十日水經田中有可闕
力以修充學者用自闕徒日益給膳
者日三闕巳也郡學博士李維闕
以相其事既已就緒闕僕求文以紀
其實意闕事不鑱諸石恐後之闕
書有西土之人之闕而曰以公之與
李闕學者如營己私將闕

来者之不如今也闕　先勇力朱文公嘗
闕　導之興二南之化闕
而生秦人以猛驅闕　戰鬬之心勃然而
闕　機其可不審而不闕
老不文不忍辭故闕　焉權輿之詩詩人
闕　禮其辭曰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
食無餘吁嗟乎不承權輿闕　後之来者

順齋記

愚自幼讀書至於闕為端居警省之所

闕室之壯偏榜曰順齋闕

而問曰僕聞士生闕以植立其志剛毅

闕隨屹然如砥柱之闕

齋以順殆恐委靡闕余曰客誠過愛相

闕而失中也敢不佩闕

愚有所見願卒陳闕大俯察仰觀日月

闕四時之行百物之生闕

為荒矣上而國家發號施令建侯行師茍不豫順則衆不服矣下而農圃寒耕熱耘晝作夕息茍不順序則生不遂矣微而至於物川泳雲飛秋蟄春啓陸行藪集巢居穴處無不順以生者况於人乎夫人之生有秉彛之性聖人亦循其自然以立道如禹之治水行所無事非如告子桮棬矯揉戕賊之也及其立教皆曰天叙天秩其品之大者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吾當日講焉使渙然氷釋怡然理順而驗

於日用常行之間苟為不然則淪胥禽獸矣蓋順之字乃理之用也雖天地之大事物之徼不可違者此愚所以服膺而不敢失今客規我以委靡隨人無乃孟氏所譏公孫衍張儀者夫儀衍俗稱為大丈夫而以妾婦之順事人此逆理之甚烏得為真順乎客聞之蹴踖似有愧色拱而言曰僕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所謂居其中而不自知者今聞吾子之言則順之時義大矣哉客既退遂書為之記

得雨記

泰定丁卯春正月丙辰食時雨至丁巳食時止不暴不徐作止如一劚地驗其浸潤下無燥土民氣決和見者相賀去年夏秋之際熯旱堰水既微稻不能插禾菽皆傷七月中雨槁者復生歲得中熟雨雖來遲麥種得入土根滋苗盛及是優渥之澤豐年可卜矣翌朝醫學正何君子鑑至津津喜色生於眉宇既以雨為賀袖出幅紙立請而言曰先生記之蓋去年之旱洋川尤甚何君

憫之具香幣跣步挈瓶禱於靈泉乞湫焉不憚百餘里之遠致於洋而禱祠焉果得甘澍令又請余記余因仰而歎曰嗚呼生民之命係雨暘之時若不若也任牧民之責者必以此為休戚令何君不任其責而以人之休戚為己之休戚是可尚也故樂為書之

新修二賢祠堂記

天下之事其同異有絶然者固衆人之所知也至於事異而理同者非君子莫能識也夫漢唐異代文武殊途

不同也二賢皆隴西成紀人均為李姓此同也至於俱稟英傑之氣負超卓之才其能蓋於當時而名垂於後世此不同之同也非君子孰能識之李將軍廣生於漢孝文時帝甞曰使廣生高祖時萬戶侯何足道也其材闕天下無雙射必中而力嘗誤以石為虎射之控弦沒矢急則計百出守右北平敵人號為飛將軍不敢近邊但以數奇終不得封侯又不相能於衛青左其部曲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與流涕至今為之太息而李

翰林白當唐明皇時以長庚之精號謫仙人天才放逸
思如湧泉尤聖於詩帝置之金鑾出入翰林嘗應制進
樂府援筆立成竟為力士以脫靴之憾沮而不用四海
稱屈以為與才不與命至今使人不平使二賢生際一
時必能相得何者史稱廣誠信於士大夫而翰林識郭
汾陽於行伍廌之後以永王璘廹脅得罪汾陽請以官
贖其相得可知矣西臺御史李某陜西憲僉宋某以讞
獄至隴之成紀望邑城之南夕水之陰五龍谷山巘間

其址隆平可愛詢云蓋李將軍故居邑人為之立石表其地宋為四聖院後廢鄰寺妙勝院僧了忍主之耕者嘗得箭鏃有二掌之巨上有漢字意廣所用也又獲石斧詳其制亦非近代之物瓦礫中僅存斷碑院額數字而已國初邑人為立一石表曰漢李將軍故居迂軒趙魯公世延亦立一石表曰唐謫仙李翰林故里竊謂廣之忠勇白之文章皆間生也合祠以享何間其世代文武不同耶朱文公守南康以石有卧龍狀創孔明祠後

人亦設文公像有司以仲丁致祭其為先後並祠例也某等各捐己秩創立一祠設二賢像一竹皮冠書其主曰漢飛將軍李公一宫錦袍書其主曰唐謫仙翰林李公時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雲溪公義其事割金賛成遂大書四字扁為二賢之祠仍以僧了忍監修今州判官朱惠董役落成有日移書於僕以屬筆焉但僕衰老文氣早薾然盛意不忍拒以所寄事迹次第之雖不能發揮前賢偉績及諸公高誼若夫天雨將降山川出雲

跂而望之凜凜乎若二公之生氣猶存故係以詞曰世之相後兮千古一途曰文曰武兮其道雖殊二公英傑兮所禀則俱合祠以享兮神其樂胥後之來者兮堂下拜趨視此碑辭兮慷慨嗟吁

閑居叢稿卷十四

閑居叢稿卷十五

元　蒲道源　撰

制

贈嘉議大夫奉元郡侯鄂屯達格妻珠勒根氏

追封奉元郡夫人制

節惠易名所以待先朝之勲舊推恩及配蓋亦從前代之典章用勸方来以彰淑德具官某妻某氏来嬪盛族恪守柔儀勤儉而家道以成肅雍而閨門是賴子孫益

熾邦國有光從夫於大郡之封正位於小君之號幽扃
永賁明命是承可

贈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奉元郡公鄠
乇蒙古岱妻劉氏伏氏并封奉元郡夫人制

闕

宣威外庸之效雖闕家闕正位內助之力居多既
示寵綏豈容遺闕 具官某妻某氏某氏 相門毓德將裔
聯芳惟良人自昔有勞爰加卹典在若等亦皆從爵俱
錫優封於戲象服是宜愍身前之莫逮龍光均被居地

下以何殊惟其有知尚服休命

宣慰司同知鄂乇妻楊氏封奉元郡夫人制

夙夜在公人臣所以事其上室家胥慶王者亦當遂其私爰沛洪恩均沾嘉耦具官妻某氏係縣名閥生稟令儀汝能相夫以效忠貞則亦終身而保富貴於兹寵錫尚克欽承可

翰林院和搭拉都哩默色承旨曾祖父制

朕惟積行累功固不期於今日求源探本尚有待於後

人具官某曾祖父某材武冠時嚴明御下整齊部伍總戎律於高昌鎮服邉陲震威聲於西域爾曽孫為我之近侍在恩典宜加於懋章於戲考世論年距茲時之已遠封公胙土凛生氣以如新尚其有知服之無斁可

和承旨曽祖母制

英傑起家必有相成之賢婦忠誠佐國又逢持立之曽孫不有邺章曷旌懿德具官某曽祖母出自右族嬪於偉人克育五男既顯於當代傳至四世復興於我朝原

本而言推恩當及闕 作郡公之配獲榮遇於斯時有
闕 封益光增於幽壤惟其不昧闕 承可

賀正表

伏以闕 生順天造陽春之布人時敬授奉聖朝正
朔之頒萬彚昭蘇兩儀交暢中賀運開泰治仁體乾元
闢閶闔而受朝日月大明於黃道肅衣冠而進賀星辰
環拱於紫垣豈惟導淑氣於八荒將以垂鴻休於億載
臣某叨居遠闕 幸際昌期心切祝釐願上延洪之闕 職

當宣化仰承寬大之書

又

伏以帝出震以當乾肇開人統陽進臨而爲泰式紀王
春極裁成輔相之闕運含育發生之妙中賀闕元居正
斂福錫民德動皇天坐歸闕亡之象威加荒徼克成厎
定之勲闕　端朝益隆洪祚臣某　承流在外闕　扉前
奉萬歲之椒觴惟深素念闕　民之輿頌徒切丹誠

聖節表

伏以乾畫龍飛數協九闕之闕　坤輿燕賀喜逢千載之一時闕　之期適際太平之運中賀　堯仁溥施舜孝彌恭靄和氣於東陽暢皇威於北顧安民輯吏申詔語之丁寧作善降祥宜帝心之眷祐受兹介福惟以永年臣某濫闕梁封阻趨魏闕奉玉巵而稱壽徒切葵傾上金鑑以攄忠尚懷芹獻

又

伏以位正龍飛光啓五陽之月史闕虹瑞聿臨載震之

期海宇均歡臣鄰胥慶中賀皇威遠暢文德誕敷為宗社而建元良大義昭明於天下滌瑕懲而霈洪澤至仁固結於人心

皇太子正旦 翰林院賀牋

治歷明時月紀建元之首承祧主鬯天彰與子之心氣轉鴻鈞春融鶴禁中賀溫恭夙著仁孝生知視膳問安益謹三朝之禮經文緯武總持兩府之權輿情共屬於重離品彙咸亨於交泰臣某欣逢盛旦忝綴賀班玉署

叨恩千歲效端辰之祝青宫毓德寸衷祈又日之新

賀正表翰林院賀

伏以元正首祚膺萬國之賀珍閏月歸餘定四時而成
歲際天所覆有物皆春中賀運撫泰亨德侔乾健宗藩
來會咸加懷輯之恩慈闈問安永奉怡愉之樂洪緒益
隆於綿遠方輿坐致於敉寧臣等誤被綸音忝居禁署
寸心願效少裨制作之文億載是祈仰荅生成之造

立皇太子賀表延佑三年太師府賀

伏以聖明在御嗣歷服之無疆海宇同心歌吾君之有子神民胥悦日月增華 中賀 濬發遠謨丕承前烈爲宗廟社稷之重宜豫建於儲宮雖藩戚臣鄰之言猶每持於謙德逮申懇請方賜俞音稽於衆則人謀與能告於郊則天廸從保果應震男之一索咸瞻離象之重光邦本益隆輿情允協 臣某 忝司台鉉祇慶宸居羽翼已成不待四人之輔佐股肱顧效永延萬世之基圖

同前賀皇太后牋

伏以易著格言主器必歸於長子書垂大訓正邦允屬於元良於皇聖上之建儲有賴慈闈而決策中賀功施社稷力正乾坤充闕仁孝之孫迓續靈長之祚扶持治道惟求賢而審官佑啓後人復貽謀而燕翼天下晏然而無事禁中穆若以如春臣某忝在具瞻叨監信史載濡彤管難名盛德之毫釐願護青宮仰祝脩齡之億萬

皇太后賀正牋

伏以兩儀叶氣允符泰道之亨萬物資生咸仰坤元之

盛賀章載舉歡頌惟均 中賀 慶衍姜嫄福隆文母肆誕膺於寶冊益著鴻名申擁佑於瑤圖方期燕翼茂對始和之旦倍增永錫之祥臣某 濫秉政機恪監史職咫尺天而在上俯攄北向之誠八千歲以為春永介東朝之壽

閑居叢稿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閑居叢稿卷十六

元 蒲道源 撰

碑

東海神廟碑

延祐元年春三月二十有八日皇帝御嘉禧殿傳詔以東海廣德靈會王廟增修告成其諭翰林文其事而刻諸石 臣某猥以應奉文字為職適當直筆謹用撰次之伏惟皇元奄有四海懷柔百神列聖以来於海岳之祀

惟寅惟恭率以歲之春分遣使者馳驛賫香徧詣其祠而禮焉將發上齋潔臨軒擧香虔祝而授之其所以致崇極之意為民祈福如此其至也世祖皇帝至元二十有八年冊加東海廣德王為廣德靈會王今皇帝皇慶二年春二月光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臣僧家以故事奉命行香於東海神廟及令詣登

所謂海市者既至以天子命敬詣祠下爐烟氤氲誠意昭格畢事仰觀殿宇有風雨侵剥之患循視庭際缺廊廡巽衛之嚴因

慨然曰上之敬禮於神也如此而廟貌淺陋弗稱置而不言使臣之罪也夏四月還圖所見海市樓觀樹林城郭出没滅變之狀以獻奏請修廟制允其請遂命臣某往泊州守臣某等以積歲所賜白金及縣官宿有材木鳩覽修營之經始於其年之五月落成於冬之十一月完舊而增新者幾四十楹複殿迴廊齋廬庖舍靡不悉具繚以周垣邃以重門扃啟以時規制整肅神用妥靈人愈生敬可謂盡事神之禮隆太平之盛典也竊嘗考

國家定昂都邑東漸之地視南北西三方為近故京畿凡有水旱依賴叩禱為尤切修廟之年春以久不雨恐無麦禾命集賢大學士臣托歡翰林待制臣蔡文淵奔走揭虔以告其應如響於以見上之至誠可以感神神之靈貺可以佑國繼自今億萬年之福祚與東海之水浩浩其無極也歟敢拜手稽首而獻銘曰

於皇聖元包括海宇上帝鑒觀俾作神主敷天之下咸秩無文矧茲東海有廟其瀆其神巍然儼正王位弗完

厥居我是用愧制命使往暨而守臣闕　考室輪奐一新像設孔安肸蠁默契雨暘時若物無疵癘惟海有容衆流歸之惟聖有作百祿綏之於萬斯年天子是衛於萬斯年明闕罔替

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多爾濟公功德碑

皇天眷佑有元必為之篤生賢哲之輔以豫擬其用或出於世家或生於草野如公則出於世家者歟公之先三世忠孝相繼皆有功於西陲兵威既張遏聾無聳存

享隆爵沒膺美謚故山西之禮居為公鍾英育粹之地
公自蚤歲以集賽入侍帷幄小心惟謹及出而從仕居
風憲即有能聲陞行臺刷振風紀繼登外省之貳又持
大體以鎮靜為務其材無施而不可朝廷簡注公久矣
以甘肅省控制西夷宿重兵命公為其省平章以飭治
之至則軍懾民愛糧儲器械靡不豐備邊境晏然泰定
戊辰冬前相姦臣煽亂檄省起兵為援其黨將應之且
藉此欲勦掠以自植公持不可曰方冬沍寒不宜妄舉

其黨欲害公公不為奪會天命人心有所屬天歷改元
詔至公獲免禍前日累卵之危遂為泰山之安嚮非中
流砥柱之力何以及此玆豈非天生賢輔以豫擬其用
哉明年春上悉公誠召至上都入覲奏對詳懇即以中
書右轄授之趣還京省視事時所在兵革之餘加以飢
饉民不聊生流徙失業公竭其心智多方規畫任為己
責是以克濟艱難天子嘉之拜光禄大夫中書平章政
事公益自信不疑遇事無所委曲阿附始與同列議論

稍異兼恐不勝寵任遂辭歸退處南安山墅讀書自適
上察公無他起為江西平章政事又起陝西皆以疾固
辭優詔允其請蓋進以禮退以義聖賢之明訓臣子之
大節視夫世之貪冒求進阿諛苟容者不啻霄壤嗚呼
非宫車遠駕必再用於中矣今皇入纂大統圖任舊人
公猶未耆艾則知公不久遂其閑適後日功業之盛又
如何哉將見持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世人見公之進用
以為喜不知其懼負荷之重以為憂見公之退居以為

樂不知其頃刻不忘君亦以為憂也昔范文正公有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公庶幾焉且公武弁而好文富貴而下士聞善必稱見賢必舉蔑驕矜之態存澹泊之志雖其具美非關國家之大事不復贅云公里之趙某者致其父老之意以褒城主簿張翥者具禮為先容請某嘗與執史筆之末求文以紀公之功德其言曰世之寶珠玉者必曰某玉某山之所出某珠某澤之所生矧以吾公之賢乃有國之所寶者歟鄉

里不書其本末俾其名焜耀於世人其謂何某辭之曰公之功德書於太史見於後世奚假予言翥来請者凢六七且歴一歳固不容辭某亦採於衆論無一人不曰今之賢相於是乎書且系以聲詩俾鄉人歌詠之其詞曰

大哉皇元極其全盛二祖開闢傳於列聖炎海氷天日本月氐皆為郡縣不止覊縻泰定末年世運中否茍不得人孰扶其圮偲偲豕公藩屏西邉事出意外明炳幾先時維姦臣挾乃冲幼心有異圖擁兵自救公獨不可

以身殉之天歷詔至獲免於危世祖曾孫武宗之子克
堪顧天萬國仰止知公之誠徵爲弼臣委以庶務平章
繼陞同列之間議論稍異釋負旋歸遂予宿志丘園婆
娑讀書自怡天子念之眷顧不衰倚重闕　屢被中旨
畏滿忌盈力辭以此嗣皇方興公年未艾雖欲優游帝
心簡在此邦蕞爾崧岳巍然生賢則同實可比肩公既
大用寧容居斯何以慰我邦人之思伐山取石求文紀
實以耀無窮俾知偉績

前儒林郎西鄉宣差雅克特穆爾遺愛碣并序

凡政澤於物者深則民懷於心者久此古昔循良之吏為人建常生之業而不止一朝之惠是以功著當時名垂後世今豈獨無人哉我侯誠無愧也侯輝和爾氏名雅克特穆爾閥閱名家以至治三年繇平凉府判官轉涖兹邑跡似左舉終吏父老至今思之有流涕者泰定初興元路尹佐皆闕憲司檄侯攝路事先是路官較廣濟倉粮短少十數石蓋以倉敖板踈漏監倉者弗之覺

後方見取以補短少數幕賓素銜監倉以為自外入者
抵以侵盜罪繫獄侯閱案牘曰條章有東西敖相補法
此奚不可幕賓至以醜語詆侯侯弗顧卒以漏粮補而
監倉得釋郡人歎服元統三年夏西鄉主簿鄧某遣縣
吏具禮以書幷侯行過善政事蹟為一通來致邑民之
意抵余求文書意若曰某無似承乏於茲師侯成規惟
恐失墜不石揭之何以示後之為茲邑者余以鄧簿嘗
從余學不能拒其請繼又新尹某至亦以禮來謁其請

如鄧竊惟世降俗衰不忌疾人之善者鮮今茲令與簿能不没前政之美懇懇欲為播揚以傳諸後者為尤鮮余亦記往歲有府屬陳言秋税以穀代米民譁然不以為便令行數輩請余求為一言時侯方居省幕余不得已為書穀代米有數不便輸送力倍一也燥濕莫分二也有急散與民春變復為出納其闕不無三也儲積無所科擾四也侯得書即罷之民至今稱快從善如流於斯可見其間又有言平凉之績尤偉余以為彼民以與

碑刻之矣不復載至於去此登省與臺之事異日當有國史書之此亦不録且余忝國史屬時或上此狀亦當請於長筆於冊以侈我朝之得人今閑居田里西鄉之民往来者諗之言如来請者因樂采民之意為之頌辭曰

昔侯之未来兮我沉疴而未蘇逮侯之既来兮我吐氣而方紓爾利我與兮爾害我除晨往於田兮夕安爾廬徵科不暴兮鄉罕追胥今其去此兮為我永圖制常生

之業兮父母奚殊羌胏腑之感恩兮其孰能知予鑱貞珉以昭列兮圭其首而方趺播俟名於四遠兮尚能考諸匪直我心之獨安兮子子孫孫不忘厥初

閑居叢稿卷十六